



由於異夢、異象和醫治的奇蹟，在歐洲的1,000-1,200萬羅姆人(Roma 即我們常稱的吉普賽人)之中，越來越多人歸信基督。

雷暴鞭撻著塞爾維亞(Serbia)，15歲的Biljana Nikolić站在街角顫抖，仍然用身軀保護著懷中僅滿月的孩子。

狂風在刮，Biljana要倚著房子才能站穩。她剛逃離有暴力傾向的第二任丈夫——其實不到一年前才從第一任丈夫那裏逃出來，那是個被母親強迫下嫁的男人。看見自己的嬰兒呼吸困難，她就想起9歲時姨母所教的一首歌：我有熱線直達天堂，若遇困難可以向耶穌傾訴。

「上帝啊！我知道你就在這裏，我相信這孩子是祢賜給我的。」她低聲說著：「但我不知道應如何幫助這嬰兒。如果祢想要他的話，就拿去吧！」

就在這時，Biljana靠著的那棟房子的門打開了，一個塞爾維亞婦人催促她趕快進去。這是首次

Biljana的禱告蒙垂聽，以後陸續發生的事，改變了她的一生。

稍後，因為孩子的緣故，她的第一任丈夫Deno請求她回到克羅地亞(Croatia)。但兩人仍為生活而掙扎；貧窮迫使Biljana要在街頭行乞，Deno則在垃圾堆中撿破爛。他們在克羅地亞沒有合法的文件，也沒有公民權。內心的苦毒在增加，兩人經常吵得天翻地覆；他們的痛苦看似沒有完結的一天——直到2004年。那天，Biljana在街頭行乞之際，結識了一位本地基督徒婦女——這次的相遇，使Biljana願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基督。

Biljana生命改變了，Deno也受到感動。他說：「有時半夜醒來，看見她為我流淚禱告，以為她真的瘋了！但因為對她的一切傷害，我開始受到良心的責備。」漸漸地，當Deno認識到上帝的愛，他對Biljana的關愛也多起來。2007年Deno終於也接受了基督。他們開始在信仰中並肩成長，縱然有點

緩慢，但他們服侍同胞(羅姆人)的熱情卻天天在增長。

「差不多每次Biljana和我一起禱告時，我們總是祈求上帝讓我們以某種方式服侍我們的同胞，但不知道該如何開始。」Deno說。克羅地亞五旬節教會的牧者們鼓勵他們禁食禱告，他們就開始為羅姆人的村莊Darda禱告。

改變生命的使者

Deno和Biljana代表一批新的重生得救的羅姆人，他們積極向同胞傳福音，並沒有因為面對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挑戰而卻步。

媒體報導，歐洲的羅姆人(一直被貶稱為吉普賽人)有1,000多萬，當中基督徒的數目正迅速增長；這些報導與他們所面對的歧視有強烈的對比。在二次大戰的種族大屠殺中，約有50萬羅姆人死於納粹的集中營。今天他們是世界上沒有國家的最大族群。羅姆人中有70個支族，大部分都源自印度北部。世界銀行和歐盟基本權益組織在2012年的聯合調查發現，羅姆人在歐洲的情況令人憂慮，他們中間只有15%完成高中或職業先修課程，就業人口少於30%，而約45%的人家裏沒有室內廚房、浴室或淋浴的地方，也沒有電力。

不久前還在布達佩斯(Budapest) Karoli Gaspar Reformed大學教授宣教學的Anne-Marie Kool說：「羅姆人的困難與需要非常迫切。」

導致這個情況出現的原因很複雜，羅姆人每天面對被社會(也被一些教會)歧視的事實是根本所在。儘管如此，許多羅姆人領袖依然相信教會是羅姆人生命改變的關鍵。當地領袖和神學生 Miodrag-Miša Bakić說：「教會是唯一能在全球性層面為羅姆人社群提供幫助的機構。除了教會，羅姆人對所有政治與社會機構的領袖都不抱希望。」

Bakić的家人因為他患食道癌的哥哥得到神蹟醫治，都歸信了基督。他正在接受教牧事奉的裝

備，預備追隨父親的牧者步伐。羅姆人的領袖樂意與同胞同行，從決志信主便一直陪伴著他們邁向靈命更新。

上世紀70年代的塞爾維亞人牧者Mio Stanković與Else夫婦就是一個好例子。他們在塞爾維亞萊斯科瓦茨(Leskovac)市只有30人的小教會，向附近村落的8,000-10,000名羅姆人敞開了大門。經過10年，由於聽說有神蹟醫治，羅姆人陸續來到教會。20年間人數激增，在2004年更增至1,000人，遂決定分為兩個敬拜的團體。

這些教會都分別成為宣教的基地，繼續在塞爾維亞的羅姆人群體中植堂，也向克羅地亞的羅姆人傳福音。由於不同的語言、方言、文化環境和所在地，每個羅姆人村落都有其獨特之處，但卻有共同之處，就是看見了神蹟、異夢或異象而悔改信主。「我們吉普賽人真的很想看到一些東西來感受上帝的同在。」其中一位萊斯科瓦茨的牧者Selim Alijević說。

改變並非即時見效，而且也不容易。領袖們向《今日基督教》(Christianity Today)月刊透露：「羅姆人來到耶穌跟前，禱告認罪並不難，但他們往往就停在這裏。」在塞爾維亞西北部建立了三間教會和兩個佈道所的牧師Alexandar Subotin說：「很多羅姆人聽到福音時一般對人生已不存希望，所以他們接受福音，並且心中火熱，卻不懂得在火上添加柴薪。」

Subotin年少時悔改歸主，在一個塞爾維亞的五旬節教會服侍，後來在自己的村莊建立了一個教會。他騎自行車到其他村落帶領家庭小組，又做福音外展事工，遠至35公里外的地方。他服侍的最大一個羅姆人教會有50人，雖然有些是因教會的人道救援而來，但Subotin同樣對待每一個前來的人。

全方位的福音外展

連鎖性的貧窮、求存的心態、低教育水平、文

化的孤立和社會持續的歧視等因素，都導致羅姆人無法脫離歐洲社會的底層。

然而，學者Miroslav Atanasov所作的研究結論是：有效的門徒培訓一直都被證實能改變人的生命和更新羅姆人的文化。他在保加利亞(Bulgaria)完成了突破性的關於五旬節宗吉普賽基督徒的研究，發現成功的一個關鍵，在於有完整福音事工異象的基層羅姆人牧者。

Subotin 於2008年開始注重基督「作在最小的身上」的命令(太二十五35-40)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。隨著工作和對象的需要，他會擔當牧者、律師、維權人士、護士或輔導員等角色。他說：「上帝給我這些人，我必須服侍他們，與他們同行，鼓勵他們。不能單單把福音傳給他們，更需要鼓勵他們找工作，過正常的生活。」

Subotin 說，暴力和巫術已在減少，在學和合法結婚的情況也有改善。如今，有較多的羅姆人擁有自己的證件，在社會中也有了合法的地位，因此對就業的期望上升，也較重視保持自己房屋和園子的整潔。

Subotin 說：「我常常告訴他們：若羅姆人中間出了醫生或律師，我們會引以為豪的。可惜，他們一般沒有這樣的憧憬。也許當中有人在讀高中，但青春期的荷爾蒙一發作，他們就想結婚了。」

牧者們很多時候感到沮喪，但從上帝而來的鼓勵同樣持續不斷。曾經有一個時刻，Alijević 牧師感到被壓垮了。但在一次禱告會上，他有一份來自上帝的感動，便跪了下來。「那時，我腦海出現一幅圖畫，看見耶穌從天降下，牽著我的手說：『帶領我的百姓，帶領我的百姓。』我真的感到這是上帝要我這樣做。」

萊斯科瓦茨市的官員也見證了羅姆基督徒的改變，現在他們處理塞爾維亞人與羅姆人之間的衝突時，都會邀請羅姆人教會派代表從中協調。一些羅姆基督徒領袖現在相信，上帝會透過羅姆人把福音

帶到主流文化群體(主要是東正教和天主教人士)當中。另一位當地的牧師 Šerif Bakić 說：「塞爾維亞人在羅姆人中看到希望，也就是在上帝那裏看到希望。我們在等候上帝為我們廣開福音之門，好讓每個人的屬靈眼睛都能看得見。」

影響力正在一些地區擴散。雖然羅馬尼亞的人口下降，但羅姆人教會卻每年有2%的增長；儘管他們的牧者不能像其他成熟的基督徒群體的牧者那樣，可以接受較高質素的栽培。

身兼牧者和老師的Marius Constantin在羅馬尼亞事奉，他希望羅姆人能接受更好的神學訓練。談到獨立教會的一個問題，Constantin說：「一個很有權力的羅姆人信主後可以開一間教會，教會裏所有人都得聽命於他。儘管他不懂得讀和寫，他就是想成為教會的老闆。」

在羅馬尼亞(Romania)最大城市布加勒斯特(Bucharest)的吉普賽史密斯聖經學校(Gypsy Smith School)，是少數專門裝備羅姆人從事傳道工作的地方之一。這所聖經學校於1999年開始運作，50名畢業生很多已是牧師、長老、執事、青少年事工及聖樂傳道、植堂者或宣教士。

Florian Tanasie 信主三年後，在1999年，他有很強的催迫感要把聖經翻譯成羅馬尼亞語。當他還是個製磚工人時，他已經開始私下翻譯舊約詩篇。當他聽到吉普賽史密斯聖經學校的時候，就打電話給學校查詢能否入學。2000年從聖經學校畢業後，他出外繼續進修，然後回到他的製磚老本行。

「我每天與磚頭為伍，但我常常跪下來禱告，求上帝讓我翻譯聖經。」Tanasie說。終於，在2006年，他很意外的接到一位老教授的電話，結果他加入了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，成為母語翻譯員。至今，他已參與把六卷經卷翻譯成羅馬尼亞Usari方言的工作。

Adrian Petrovici 牧師認為師友式的栽培也是訓練羅姆傳道人的有效方法。「我感受到最大的得

著，就是講道完畢與會眾一起，彼此交談，觸及他們的內心，並一起用膳。」

耶穌在Darda村

Biljana和Deno的禁食禱告為他們在Darda村的兩年事奉揭開了序幕。

2010年，Šerif牧師到萊斯科瓦茨市265哩外的Darda村開音樂佈道會，Biljana和Deno的事奉開始成形。聚會後，Šerif牧師堅持前去探訪一些羅姆人家庭，Biljana和Deno感到意外，起初並不願意，卻從中學會了許多與福音事工有關的事。

在其中一個家庭裏，Šerif牧師邀請Deno為那一家人禱告。Deno卻懇求說：「請不要！弟兄，我還沒預備好。」

自從一個臥病四年的婦人蒙神蹟醫治後，Darda的村民開始留意基督徒所傳的福音。這婦人和她的家人立即歸信基督，並成為村中最早接受水禮的人。

可是經過兩年栽培的工作，Deno和Biljana感

到灰心，因為好像沒有甚麼進展。到了2012年的秋天，Deno在自己的花園研讀聖經的時候，他心中再次感受到上帝的印證，那就是上帝再次肯定他在Darda的事奉！「這次經歷使我獲得一種喜樂，最終要開始一個教會。」他說。

如今，Darda村的羅姆人教會已開始運作，Biljana和Deno也在會友中間看見有潛質的「同工」。他們驚喜地發現，初信者竟自發地探訪未信者家庭。

Biljana和Deno知道前面有重重的挑戰。Biljana說：「上帝會使用我們人生曾經歷的一切。如今，我能了解自己的同胞，明白他們要面對的事。我懂得如何安慰受虐的婦女、被拒絕或遭拋棄的女孩，還有孤兒。也許上帝正要我如此服侍別人去榮耀祂的名，為此我心存感恩。」

〔作者為駐克羅地亞的宣教工作者，本文原刊《今日基督教》(Christianity Today) 2013年5月號，蒙作者授權翻譯〕